

港深地名故事

說起吉華街道，也許知道的人並不多，但如果說起布吉街道，大概無人不知。它們都姓吉，確實同根生。2016年12月，吉華街道從布吉街道分出來，是深圳最年輕的街道之一，剛滿七歲，正值韶年。 胡野秋

少年吉華的客家印記

甘坑驚艷「出坑」

1 在一般人看來，深圳是座新城，又毗鄰香港，所以地名應該是洋氣而時尚的，但事實上，深圳地名一直是土洋雜陳，既有觀瀾、民主、民治這樣雅緻文明的村名，又有牛欄前、拋球場、對面城這樣俚俗土氣的地名。原因自然歸結於此地屬於客家地區，世代移民將南北社群聚攏於斯，因而中原文化與嶺南文化一相逢，便碰撞出新的地名與人文景象。深圳許多地名中都帶個「坑」字後綴，比如楊梅坑、大水坑、白泥坑、老虎坑、料坑、塘坑、坑梓等等，甚至還有「萬年坑」，但請別誤會，這絕不意味着這裏遍地都是陷阱，或者到處都是地洞。「坑」在客家話裏有「低洼之地」的意思，就是這些帶有「坑」的村、街、路，大都處於地勢較低的位置，南方雨水多，很容易就形成水坑。好在如今有了完善的市政排澇設施，即使在雨季，這裏也不再被水淹，所以來這些地方也不再怕被「坑」了。

甘坑起初在地方志上的記載是「柑坑」，據清康熙年間編纂的《新安縣志》記載：「柑坑山，在七都，周匝四十餘里，猿人居之，多產赤竹。」清雍正年間編纂的《廣東通志》記載：「柑坑山，在縣東北四十里，高百丈，延亘四十里，多產赤竹，猿人居之，與太平嶂夾水並行，項背相望。」二者都提到「柑坑」和「猿人」，此處的「柑」是指「油柑」，查地方志證實當時這裏漫山遍野均是油柑樹。「猿人」則是指瑤族，嶺南沿海地區曾經被指「蠻夷之地」，蠻夷中以瑤族人居多，在古籍中「瑤人」與「猿人」通用。可見當年這裏是相當偏遠蠻荒的。

甘坑再度火起來，與吉華街道成立幾乎同步。2016年，華僑城集團與龍崗區合作，投資500億元人民幣開發甘坑。他們希望對原有甘坑客家小鎮進行綜合性開發，以傳承和發展客家民俗文化為核心，通過復修村內400多間客家民居，興建客家歷史博物館，提升小鎮內部自然景觀，建成一個文化鮮明、風格突出的旅遊勝地。

經過幾年改造，如今的甘坑客家古鎮已經成為文化旅遊熱點。這裏有「中國涼帽第一村」，自清嘉慶年間，這裏的客家涼帽製作便名聞遐邇，直至上世紀50年代，涼帽村被中國工藝進出口公司廣東分公司定為涼帽外貿生產基地，建起1000多平方米的涼帽廠，涼帽產品遠銷港澳、東南亞、歐美等國家和地區，深受華僑的歡迎，甘坑客家涼帽盛極一時。現在的甘坑，除了客家涼帽的銷售，還有諸多源於小涼帽的影視IP文創產品，這項等級非遺也落戶於此。

目前甘坑客家古鎮最著名的景點是「二十四史書院」，這片清式風格的建築群，融客家建築與自然山水於一體，已構建起二十四史文獻系列展覽、東坡書屋等特色書店群、小涼帽親子繪本屋、花竹山茶會雅集、記憶民謠音樂晚會等五大文藝內容，將閱讀、旅行、社交與創業融為一體，以「讓閱讀更美好」為宗旨，打造都市人的文藝家園。

每到節假日，年輕的父母都會帶着孩子來到甘坑古鎮，在書房與廊檐間流連忘返，沾染一點書卷之氣。

胡野秋 作者簡介

文化學者、作家、鳳凰衛視《縱橫中國》總策劃、香港衛視《東邊西邊》首席嘉賓。主要著作有：《深圳傳》《冒犯文化》《胡腔野調》《六零派：文學對話錄》《觸摸》。

吉華為何這樣紅

2 甘坑的高光時刻，是在近代史上，有一條紅色的印記深深地銘刻在這塊不平常的土地上。

本土文史作者陳建平曾在《吉華為什麼這樣紅》一文中詳細地記載了這段可歌可泣的紅色歷史：

從甘坑一路向南，經水徑，越三聯，一條紅色革命線路在吉華街道區劃圖上依稀可現。這條紅色線路，與觀瀾、平湖、坂田、布吉等周邊「紅線」水乳交融，繪出一幅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畫卷。

1938年10月12日，日軍在大亞灣登陸。21日廣州失陷。11月22日，日軍在大鵬灣登陸，攻陷大鵬城。隨後分三路猛攻深圳鎮，於26日佔領深圳鎮。寶安縣城南頭隨後淪陷，日軍扶植漢奸建立了傀儡政權。

抗戰期間，寶安縣主要駐扎有日軍、偽軍、國民黨軍隊、中共遊擊隊等武裝力量。據《曾生回憶錄》記載，陽台山抗日根據地開闢之時，日偽軍3000多人駐扎在寶太公路沿線的松崗、沙井、西鄉、南頭、深圳、沙頭角和布吉等地，國民黨軍隊1000多人駐扎在廣九鐵路沿線的林村、塘廈、石鼓、平湖和觀瀾等地，對陽台山形成三面夾擊之勢。

日軍兵源不足，時佔時撤，但留下小股部隊常態化掌控着交通要衝，並利用漢奸政權維持統治；國民黨軍隊則趁日軍撤走之際佔領失地，利用喘息之機圍剿中共遊擊隊。

實力尚弱的中共遊擊隊，利用高山密林為屏障，放手發動群眾，開闢了陽台山、大嶺山兩個抗日根據地，以遊擊戰打擊日偽軍，破壞敵人的交通線，襲擊敵人的炮樓駐點，並堅決反擊國民黨軍隊的圍剿。此時的遊擊隊，面臨着日偽軍、國民黨軍隊的雙重軍事攻擊，處境最為困難。

在此條件下，甘坑附近的涼帽山，水徑、三聯周邊的雞公山，就成為中共遊擊隊躲避強敵、尋機消滅敵人的天然屏障。這也是甘坑、水徑、三聯成為紅色革命據點的地理因素。

1942年1月，著名的「香港文化名人營救」展開，鄒韜奮、鳳子、胡繩、劉清揚等文化名人從香港脫險後，曾短暫居於上水徑山窩臨時搭建的山寮招待所裏。他們與進步群眾一起，唱歌跳舞，表演戲劇，緩解緊張的戰爭氛圍，為水徑帶來一縷春風。

如今，放眼吉華這片山水熱土，留下了一處處抗日勝跡：東江縱隊首部電台誕生地；上下坪會議舊址；鄧石泉烈士就義地；鄧石泉、鄧金仁烈士墓遺址；張桂清烈士墓地；尹林平、曾生等養傷養病地；遊擊隊稅站遺址；大觀七聖宮藏槍處……2021年至今，在吉華街道黨工委、辦事處的致力推動下，一個個被掩藏在時光裏的地名和人名被挖掘出來，一件件鮮為人知的烈士事跡和老戰士的革命故事浮出水面。

甘坑古鎮

三聯玉石傳奇

一百多位徒弟也跟了過來，三聯便有了第一家水晶玉石加工廠。

辦企業是有聚集效應的，三聯村像一塊磁鐵吸引了其他的水晶玉石商人，福建的雕刻師鄭慶明也來了，河南小夥朱克俊也來了，很快這裏便成為玉雕大師和玉石商人趨之若鶩的寶地。隨着玉器工廠、商鋪的增加，「三聯玉器街」應運而生。到2006年，三聯玉石村便形成了從玉石採購、交易、設計、雕刻、加工、鑒定、拍賣、培訓一條龍的完整產業鏈，並隨着深圳文博會的召開，成為中國乃至世界聞名的「深圳玉都」。

至此，一個玉石文化村業已形成，文化村以禾沙坑為中心，輻射松元頭和塘徑村。禾沙坑村拿出深圳速度挖築築屋，統一規劃修建村民住宅，在村中心修好兩條十字相交的主商業街。街長達千米、橫街接近五百米，均為四車道，中間飾有綠化帶，

內豎與玉文化相關的雕塑，外邊則做了木凳，供遊客休息。商業街的兩邊，統一改建成為商鋪。

一切都是水到渠成，吳正麟、許武城、鄭慶明等趁勢發起成立了「三聯水晶玉石文化協會」，三聯玉石集結成軍，經過十幾屆文博會的洗禮，三聯成為海內外客商雲集的地方，每年的文博會這裏都是分會場，而且每次都會有新的創舉推出。

曾經的台灣玉雕大師許武城徒弟、時任玉石文化協會會長的鄭慶明先生說：「三聯因玉而名，因玉而興，在呼喚工匠精神的當代，玉雕工匠雲集的三聯始終是文博會打造的文化名片，在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下，玉雕作為三聯玉文化產業的根基，工匠精神始終是文化產業發展不滅的主題，我們希望三聯的工匠精神能在青年玉雕匠人身上落地生根、汨汨流淌，讓它在文博會的舞台上繼續耀眼光。」

客家民俗嬗變

舞，在2019年12月代表吉華街道到馬來西亞參加「第二屆世界麒麟大賽」榮獲金獎。

此外，起源於清代的「李氏金銀手工鑲嵌技藝」，通過金銀及多種珍貴寶石材質的組合與烘托，經過錘、敲、夾、嵌等二十餘道工藝流程，將一塊金屬、幾顆寶石巧妙鑲嵌為一件造型優美、細膩生動的精美飾品。該項目以廣東省工藝美術大師李彤為代表性傳承人，繼承並發揚了中國古代金銀飾品的製作工藝，成為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工藝文化。

作為玉石文化的代表，吉華還擁有一項玉石非遺項目：玉雕俏色技藝，作為第四代傳承人的陳宗藝曾多次獲得國家級、省級展評項獎；件氏玉雕藝術，第一代傳承人是民國初年民間藝人件永甲（1878年—1952年），他製作的玉石工藝品曾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，被列為中國四大製玉名

人之一，現已傳至第四代傳承人王顯克；綠松石雕刻技藝，是一種最早記錄於商朝、中華民族特有的手工雕刻技藝，目前的傳承人為伍輝。他們都在吉華繼續傳承着古老的民間技藝。

吉華街道宣傳部副部長王佳妮告訴筆者，吉華街道轄區共有九項非遺項目，分別為省級非遺項目甘坑客家涼帽製作技藝、市級非遺項目手指書畫（深圳）、太極拳（陳式）、區級非遺項目甘坑麒麟舞、李氏金銀手工鑲嵌技藝、馬頭琴音樂、玉雕俏色技藝、玉雕藝術（件氏）、綠松石雕刻技藝等。

古老與年輕，就是這麼毫無違和感地集於吉華一身。

吉華，吉華，吉祥之花，正綻放在這片青春的土地上。

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



甘坑麒麟舞